

Edouard Levé

自杀

〔法〕爱德华·勒维 著 王明睿 译

Suicide

2007年10月15日，作者在巴黎结束了自己年仅42岁的生命。这一天距离他把本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日子，只有10天。

一场用叙事预演的自毁前奏
一个追求极致完美的灵魂
在力图超越时间的道路上
借由死亡完成生之意义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

Edouard Levé

自杀

〔法〕爱德华·勒维 著 王明睿 译

Suicide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杀/(法)勒维著;王明睿译. 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2012
(世纪文睿人文典藏)
书名原文:Suicide
ISBN 978-7-208-11161-5

I. ①自… II. ①勒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1243号

Suicide © Editions POL, 2008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
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© 2013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
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张玉贞 任柳
装帧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

自杀

[法]爱德华·勒维 著
王明睿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插页 9 字数 40千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1161-5/I·1079
定价 22.00元

译序

《自杀》。一本刚过百页的小书，却有着骇人的名字。这两个字，太过刺眼。

准备试译时，满脑的血腥场面，有些恐惧。可翻开第一页就发现，我错了。没有暴力，没有狰狞，没有绝望，也没有怨恨。很安静，也很随性，像是好友叙旧，无关所谓的章法逻辑。

不少评论认为，书中的“你”就是作者的一位好友，二十多年前自杀身亡，他写这本小书是为了怀念故

人的。这种理解不为错，但似乎欠缺了一点。2007年10月初，勒维把《自杀》的稿件交给了出版社。十天之后，他自杀了。在世人眼里，小说成了他实施自杀的一个重要步骤。以这种方式谢幕的作家自然不是普通人。勒维毕业于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（ESSEC），一所顶尖的商业学校。获得如此殊荣的他却“不务正业”，自学成才当起了画家。四年后，他几乎焚毁了自己的所有画作，并开始摄影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。巧合的是，“你”的遗物里就有画作，“你”对光与影有着特殊的感情，而且“你”也爱读文学作品。我无法考证这位好友的生平，但不得不怀疑，“你”的身上有着勒维的影子。更何况，书中有关“你”的情节与心理描写之细微生动，令人觉得其中必有作者自己的阐释。他与好友对话，也是在和自己谈心。可“你”的含义似乎不止于此。小说中有一处写道：“你却按照自己的阅读节奏控制虚构生活的进展：你可以让它停止、加速或减速。回到过去，或跳向未来。你是读者，拥有神一样的能力：

时间臣服在你的脚下”。读到此处，顿生冲动：既然他无章法，也许我可以试着重新排列段落，找到那个最初的时间顺序。后来，当我回过头开始翻译时，在这一段的前几页发现了这样几句话：“你经常跟我说起《加尔尼里的毁灭》。它的作者——普洛斯彼罗·米蒂，从来不读自己已经出版的书，只读校样。可有一次，他看了一本，发现章节顺序和他写的有所出入。他很喜欢这本书，就没有要求再版时修订一下。看完书后，你知道了这个小故事。你不厌其烦地重新阅读，想找出原来的顺序”。这不就是在说我吗？他能预见到我的思维活动？如果我是“你”，“你”又自杀了，那么是不是我也会去自杀？不禁倒吸凉气，手一松，钢笔坠地。“你是读者，拥有神一样的能力：时间臣服在你的脚下”。我在看它，我是读者，我就是这个“你”。可我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去自杀？那么多读者，怎么可能都随他而去？自杀的背后又到底是什么？

这是一本奇特的小书，向来以强大形象示人的时

间，在这里却卑微得找不到自己的存在。几乎可以打乱所有段落的顺序，却不会影响对作者的理解。这是勒维和我们玩的一个游戏，一个时间不在场的小实验。在这里，时间不是那根标有刻度的轴，而是可以任意扭转的魔方。它甚至也不是线性的，而是立体的，有维度的。它不是完整的，只是散落一地的碎片。

“时间”这两个字，一直纠缠着勒维。“你喜爱绘画，因为时间在那里暂停”；“你用光学全景重新构建生活。你压缩了时间，拉近了远处的事情，每个片刻就都能接触到其他瞬间”；“你是读者，拥有神一样的能力：时间臣服在你的脚下”。绘画，摄影，文学。勒维之所以在这三个领域工作，原来都是因为时间。为什么是时间？他不断地换行业，是在找寻什么吗？

是的，他一直在找，那个叫做“完美”的姑娘。什么是完美？就是“不会再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变动：增加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损坏它，而不是改进”。谁又能判定什么是完美？是时间。能在时间的流逝中保存下来

的，就是完美的。大浪淘沙，留下的，是金子。绘画可以定格时间，却只是一个点，过于单薄。摄影可以定格时间，也可以压缩时间，却依然摆脱不了所谓的“时间顺序”。它们都是时间的臣子，又怎能逃出时间的樊笼而存在？换言之，它们终究会在时间中变了自己的模样。所以，它们不是寻找完美的最佳途径。而文学，却可以打破时间的桎梏。正如“ABC 并不比 BCA 更符合年代学”，文字的位置也不受时间的掌控。可以“乱”写，也可以“乱”读。没有“顺序”，只有“乱序”。而这个乱序，恰恰就是作品本身的顺序，不在时间轴上的顺序。但这似乎仍然满足不了勒维，否则他不会在只完成七本小书后就结束自己四十二岁的生命。也许可以借用布朗肖的理论来尝试理解勒维：属于作者的，只有书本，没有作品。作品是什么？是完美，是终结。勒维一直在苦苦地寻找它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得不到它，除非走上自杀这条路。“你想走捷径，于是手上的工作还没完成，就结束了自己”。这条捷径的尽头，就是完美。

如果勒维的本意中，“你”确实也指向读者，那他当然不是鼓动所有人都和他一样结束自己。因为自杀并不是他的目的，只是他所认为的寻求完美的途径。无论他是否有意，“你”这个称呼的确会让读者有种对话的感觉，也就拉近了距离。

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，作为读者，也作为译者。有关时间的作品似乎都能吸引我，像是有种魔力，比如普鲁斯特，比如基尼亚尔，勒维也不例外。有关时间，有关艺术，有关人生，短小精悍，文笔清新，哲思泛滥。因为喜欢，所以翻译。

小说的最后附上了不少三行诗，一共七十九首。虽短且小，却因语言差异问题着实带来了不小的翻译麻烦。诗与诗之间也同样毫无逻辑关系，与小说风格一脉相承。如果有读者想快速了解作者的思想，不妨读上几句书后的小诗。

初次译书，难免拙劣。在此诚谢黄荭老师、许钧老师和马振骋老师的悉心指教，也感谢张玉贞编辑和任柳

编辑对我的信任。

朋友问我译完后有没有自杀的念头，我说没有。不仅没有，我还更加热爱生命，跟随勒维的视角，去发现平日里被我们忽略的、也更为珍贵的点点滴滴。“你就是这道黑暗却强烈的光束，从属于你的夜晚中，照亮了他们曾经看不见的白天”。

译者

2012年初冬于仙林

八月的一个周六，你身穿网球服和妻子一道出门。走到院子里时，你对她说你把球拍落在了家里。你回去拿，却并没有走向你平时放球拍的门口壁橱，而是下了地窖。你妻子对此毫无察觉，她待在屋外，天气很好，她享受着阳光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听到了枪声。她赶紧跑进屋，喊着你的名字。通向地窖的门敞着，她跑下楼梯，在那儿找到了你。你已经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，用那支你事先精心备好的手枪。你在桌上留下了一本连环画，摊开在折起的一页。你妻子情绪很是激动，一下子趴在桌上，哪里知道折起的那页正是你最后的话，书本晃了晃，掉到地上，合上了。

这所房子，我从来都没进去过。可它的院子、底层和地窖，我却很熟悉。我无数次回想着那个场面，总是一模一样的环境，和我刚得知你的噩耗时想到的场景一样。原来，这座房子挨着一条街，有屋顶，也有后墙。如今，所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。院子还在，那是你最后一次在阳光下走出家门的地方，你妻子等你的地方。屋子的门还在，你妻子一听到枪声就朝那儿跑去。门口还在，那是放球拍的地方，也是地窖入口之处。还有，地窖还在，那是躺着你身体的地方。你的身体完好无损。和人们告诉我的一样，你的头还是好好的，一点也没有被打裂的惨样。你像是刚打完比赛的年轻网球手，在草地上休息。人们会以为你睡着了。你二十五岁。现在，你要比我更了解死亡了。

你的妻子一声尖叫。没人听见，只有你在那儿。屋子里只有你们两人。她哭着向你扑去，满怀爱意，疯一般地捶打着你。她搂着你，和你说话。她痛哭着，紧紧地贴着你。她的双手落在地窖湿冷的地板上。手指抓着

地面。就这样，一刻钟过去了。她感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冷。电话铃声把她从恍惚中拽了出来。她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地窖。是和你们约好一起打球的人。“喂，怎么还没来？我等你们。”“他死了。死了。”她回答道。

画面定格在那里。是谁搬走的尸体？急救队？警察？法医做过尸检了吗？要知道，一起自杀也可能是一桩被掩饰的他杀。调查取证了吗？谁认定了这是自杀而非他杀？你妻子被问过话吗？人们是小心地对她说话，还是直接就怀疑她了？你的离开已经够她受了，她是不是还要承受被怀疑的痛苦？

我没有再见过你的妻子，我跟她不熟。我遇到过她四、五次。你们结婚后，我们就不怎么来往了。我记起了她的面容。二十年来，她一直是那个样子。我对她的印象凝固在最后一面。记忆，就像照片，冻结了回忆。

你先后在三所房子里住过。你母亲怀你的时候，你的父母住在一所小公寓里。你父亲不愿让他的孩子们住得太挤。他还没当父亲时，就总是一口一个“我的孩子

们”。他和你母亲一起去看了一座城堡。城堡有的地方已经坏得不成样子。它的主人是一位退役的海外军团上校。他从没在那儿住过，因为他觉得住进去之前得好好修一修。你父亲是一家市政工程公司的经理，也就没觉得这工程有多浩大。花园很是令你母亲满意。他们在四月搬进了城堡。你在圣诞节那天出生在一家诊所。一个女佣成天围着城堡里的三处火炉转：一个在厨房，一个在客厅，还有一个在你父母的卧室里，那是你度过头两年的地方。你弟弟出生时，房子还没有修。你们又过了三年短暂的富有生活，直到你妹妹出世。你父母打定主意找个舒适点的住处，可就在这时，你父亲告诉你母亲，他要离开她。你母亲找到了一幢房子，要比那座城堡小，也没有它漂亮，却更舒适、更温馨。你拥有了自己的第二个房间，直到和你妻子住在一起才离开了它，那年你二十一岁。在这所小房子里，有你的第三个房间。也是最后一个。

第一次见你时，你在房间里。那时你十七岁。你住

在你母亲的房子里，在二楼，你的弟弟、妹妹的卧室之间。你几乎不出房间，即使你在里面，房门也用钥匙锁上。你的弟弟、妹妹就不记得进去过。要是有话，他们就隔着门跟你说。没人进去打扫，你自己收拾房间。我不清楚为什么敲门后你来给我开了门。你连问都没问。你怎么猜到那是我的？脚步声？弄响的地板声？百叶窗没有打开。一道红光柔和地照着房间。你在听克里穆国王乐队的《对风说》，抽着烟。我像是在一家夜店。那时正值大白天。

你妻子后来想起，你留下的那本连环画在从桌上掉下前是摊开的。你父亲买了几十本同样的画册，送给所有人。他熟知书中的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。这本书并不像他，但后来，他和书融在了一起。他研究着那一页，有你画出的句子的那一页。他在文件夹里记下了自己的分析，一直把它放在书桌上，封面上写着“自杀猜测”。打开他书桌左侧的柜子，你就会看到十几个同样大小的文件夹，装得满满的，全是带有相同标签的手

稿。他抄下画册里的话，好像这些文字是某种预言。

你难得理亏，因为你很少说话。你很少说话，因为你很少出门。就算出了门，你也只是用耳朵听、用眼睛看。你将永远都是公正的，因为你不再说话。说真的，你还是会说话的，通过那些使你复活、向你提问的人，就像我。我们听你回答，你的智慧令人钦佩。不过如果事实证明你的见解是错的，我们就会自责误解了你的意思。真理属于你，谬误归于我们。

认识你的人们又活了多久，你就会再活多久。你会和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一同死去。除非有人把你的故事讲给孩子听，让你活在他们的记忆中。你会像这样活多少代呢？作为一个口口相传的人物？

你在巴黎听了一场音乐会。第一部分结束时，歌手割断了自己的脉搏，左右摆动着胳膊，把鲜血向前几排喷去。有几滴溅到了你的栗色皮夹克上，干透后留下了模糊的印迹。听完音乐会，你和朋友们去了一家酒吧，至于酒吧叫什么，你已经忘了。你和陌生人聊了好几个

小时。之后，你们在大街小巷里寻找其他咖啡馆，可咖啡馆都已经关门了。你们躺在圣-拉扎尔车站^①旁一个小花园的长凳上，说这片云像什么，那片云像什么。六点钟时，你们吃了早饭。到了七点，你们搭上了最早的一列火车回家。第二天，你的朋友谈起你在咖啡馆里对陌生人说过的话，你却对此毫无印象。像是其他人借你的身体说了话。你记不起自己说过什么又想过什么，可如果想起自己确实说过这些话，你就不会这么喜欢它们了。别人说出你的话，这总是足以使你爱上它们。你记下人们复述的话。而你写下的这段文字，你先后两次当了它的作者。

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假设。在晚年去世的人是岁月的沉淀。想起他们，眼前就会出现他们曾经的模样。而想起你时，眼前出现的，却是你可能会有的样子。曾经，永远，你的生命充满了各种可能。

① 位于巴黎第八区，巴黎七大始发站之一，重要的交通枢纽。